

恽铁樵《内经》观初探

陆翔¹, 戴慎²(安徽中医学院中医临床学院, 安徽 合肥 210038;² 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介绍恽铁樵的《内经》观, 采用从总体上去理解和把握《内经》实质的方法, 提出了《内经》总纲说和“四时五藏”说, 阐释了四时与五行、六气、五脏、气血之间的关系, 丰富了“七损八益”在《内经》预防疾病和养生观念方面的含义。恽氏的《内经》观, 为我们正确把握中医理论的内涵实质和方法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发。

关键词:恽铁樵; 内经; 群经见智录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05(2009)02-0090-03

历代医家或学者, 没有哪位不认为中医的基础理论来源于《内经》、《难经》的, 尤其以《内经》为著。历代医家学者均以此书为知医行医之圭臬, 故而纷纷对其加以理解和注释发挥。注释理解有善者, 也有偏差者, 可谓众说纷纭, 但究其一贯, 均为尊经不破经者。至民国时期, 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有了“废医派”之否定, “中医科学派”之废弃中医经典局面的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是力主《内经》、《难经》科学性者。后者并不能称之为“保经派”, 因为, 他们是针对那些废医者所言, 而对《内经》、《难经》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所做出的理智的选择。他们在研究和肯定《内经》学术价值时所形成的个人学术观点是很独特的, 也是很有价值的。其中, 恽铁樵先生的《内经》观最具代表性。

1 确立《内经》之总纲

恽铁樵氏在其著《群经见智录》中根据前贤注释, 加之自己的研究体会, 总结出整部《内经》书的总纲领。对于《素问·玉版论要》中“揆度奇恒, 道在于一, 神转不回, 回则不转, 乃失其机”^[1]之经文的理解, 各个时期的注释者有不同的认识。清·张隐庵对这句话中的“奇”字作“奇病”解, 也即“奇异之病”义; “神”字作“五藏血脉之神气”解; “一”字作“神”解。以五行相生相克论, 则整句是五藏受气, 转而不回, 如逆传其所胜是回而不转, 失其相

生旋转之机。唐·王冰的注释理解是神乃五藏气血, 随五行相生相克之常规次序运行则“神转不回”, 反常则“不转”, “乃失其机”。恽氏以为, 王冰的理解只是说对了一半, 而对张隐庵之解释则全然否定, 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认识。因为恽氏以为对于这句话理解的正确与否, 是关系到对于整部《内经》内涵理解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 故其用心颇多。其以为, “奇对于恒言, 恒, 常也, 奇, 非常也。不病, 人之常也, 病, 人之非常也, 即奇, 病也。恒, 不病也。揆度奇恒, 审察其人病与不病也”^[2]。而“揆度奇恒”的根本又在哪里? 其认为根本即是“道在于一。”此“一”字又作何解? 恽氏结合《易经》之意理解此“一”字正是《内经》全书所言之“天”。又解释“神转不回”为五藏气血正常运行, 此为恒, 为不病; 反常则为奇, 为病, 即“回则不转, 乃失其机”。恽氏结合《素问·平人氣象论》中有关常以不病调病人, 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之意, 认为《内经》全书实际皆在讨论“奇病”, 也即讨论预防和治疗疾病之意。故而指出“奇恒回转为《内经》之总提纲”^[2]。而“奇恒之道在于一”, 故而“一又为总纲之总纲”。

恽氏的这一独到见解, 实际是抓住了《内经》“天人合一”的思想实质, 以此来理解并把握这句话的真正内涵, 将之上升到作为《内经》总纲的高

收稿日期: 2008-10-20; 修稿日期: 2008-12-10

作者简介: 陆翔(1963-), 男, 安徽合肥人, 安徽中医学院副教授, 医学博士。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度,确实表现出恽氏高明于古人之处。

2 以“四时为主”统领《内经》主旨

恽氏除了确立《内经》总纲之外,还结合研究《易经》的体会,提出“《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受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2]新观点。并以四时为前提,得出了“五行为四时代名词”、“五行六气为宾,四时为主”、“气血运行以四时为法则”以及“四时的五藏”等不同于以往的更加精辟的论断。恽氏以四时为主,将中医之五行、六气、气血津液和五藏等基本内涵解释得更加透彻。

其在论述五行、六气与四时的关系时认为“五行木生火,非谓榆柳枣杏,可以钻燧取火也。如谓木生火是钻燧取火之意,则石亦能生火,是不仅木生火矣。金生水亦非谓金能生水也,金类手触之而润,乃空气凝结。古人虽愚,不至认此为金生水。火生土亦非谓灰烬;土生金亦非谓矿质;水生木亦非木得水而荣之谓。盖如此解释均属牵强。……四时有风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之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化收藏之变化,则立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者也。今姑置六气而言五行。春为发陈,乃万物向荣之候,此时植物之生意最著,则用木字以代表春季;夏日溽暑,骄阳若火,则以火字代表夏季;秋时万木黄落,有肃杀之气,比之兵革,则以金字代表秋季,金,兵也;冬令沍寒,惟水亦寒,冬为夏之对,水为火之对,故以水字代表冬季;夏至一阴生,其时为一岁之中央,其气候多湿,故以土字代表长夏”^[2]。揭示了“中医五行观”的本质,从而与“玄学五行观”彻底地区分开来。

在论述气血运行与四时的关系时认为“以人之五藏配合四时之五气,故五藏之燥湿寒热,直谓之假定的可也。《内经》盖认定人为四时之产物,而又赖四时以生活者。……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与味皆四时为之,是人资四时以生。……则人与四时自然息息相通,人身气血之运行,自然以四时为法则而莫或违背。此为《内经》之基础,无丝毫含糊假借者”^[2]。明了了人身气血运行之规律。

恽氏最精辟的观点莫过于对中医五藏实质的论述。其观点是:“《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脾属之长夏,肺属之秋,肾属之冬,则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授气于

肾,肾当授气于肝。故《内经》之五藏,非血肉的五藏,乃四时的五藏”^[2]。并进一步认为“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此种观点可谓恽氏对于后世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医藏象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同时也是其在那个时代用来驳斥“废医派”极好的理论武器。因为当时否定中医者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内经》中藏象学说合西医脏腑解剖之科学原理,从而全盘否定中医理论基础的科学性的。恽氏一语道破中西医理论实质基础的不同,也说明了中西医在方法学上的差异性。

3 三解“七损八益”含义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当岐伯论述阴阳更胜之变时,“帝曰:调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1]。关于“七损八益”这四个字,历代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王冰注解重点在“用”字,并参照女子七七为天癸之终,男子以八八为天癸之极,注释“用”为房室之事。并认为阴七可损则海满而血自下,阳八宜益,交会则泻精是七损八益的原理。后世还有马蒨氏以此认为有采阴补阳之说。张隐庵据“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主张阴不可损。张景岳则据《易经》之说,与前几位不同,认为七为阳,而八为阴,并主张“扶阳抑阴”。真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民国时期,恽铁樵不受上述诸家注释之困,独辟蹊径,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在其著《群经见智录》中,他在确立了《内经》为全书总纲之后,就一直在思考《内经》全书的总结之语是什么。经过反复研究,其以为“七损八益”乃为《内经》之“结穴”,是重在“调”字,而非“用”字,是言“调阴阳”之意,而非前人所谓的仅限于男女之房色方面,更不是什么具有道家内涵的“采阴补阳”之说,是可以指导临床实际的重要观点。其认为“所谓损益者,谓阳亢阴能损之,阴竭阳能益之。阳亢得阴则伏,是七之损八;阴涸得阳则生,是八之益七。……《内经》全书所言者,无非救济阴阳之偏胜。然此处七损八益之调阴阳,则有治未病意。”^[2]他还举例说明其对于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如“少阴病阳衰于外,阴争于内则舌干而津液枯涸,以甘凉药物润之,虽大剂连服不效,且胸痞愈甚,烦躁愈甚。得辛温大剂,则舌色反润,是阳能益阴之明证。煎厥之证,尝蒸潮热,当壮水以制火,水能制火是阴能损阳之明证”^[2]。从而证明《内经》所言“七损八益”实为调阴阳之论。恽氏对

于“七损八益”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深化。其在之后的《内经讲义》一书中对这 4 字的解释是“精神以用为出,谓之损;纵欲快志于虚无之守,谓之益。生年四十为中线,四十以前为阳盛,四十以后则衰。……七指阳,八指阴,即四十以前当自强不息,四十以后当恬淡虚无,此谓七损八益”^[3]。又强调年龄与精神之守的关系,把阴阳盛衰和精神盛衰联系起来,是对“七损八益”养生含义理解的补充。在其遗作《恽铁樵遗作选》中,恽氏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全篇内容,又有了另一层面的理解。“何谓七损,本篇之喜怒不节,寒暑过度是也。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其数为五也。曰喜怒不节,举喜怒,实该五者而言。……是故,喜怒为五,寒暑为二,是为七损”^[4],恽氏通观全篇语句含义后,认为以下八句为八益之真正含义,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也即整个生理过程。知七损八益也就是要保持正常的生理机能,防止其病理性的损害,以达到治未病和养生的目的,并寓有普及卫生知识,使人人都能掌握摄生方法。

1974 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医书《天下至道谈》的出土问世,其中有关“七损八益”的描述内容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的文献依据。由于其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接近,故而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内经》中“七损八益”含义的最佳答案,即“七损八益”为道学讲究男女阴阳交合中的养生之道,是一个既有养生观念,又有交合技巧的“房中术”,

与后世理解的“采阴补阳”之术类似。由于恽氏所处的民国时期并没有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作为参考,加之那时社会上视西学为科学之风盛行,故而也就有了恽氏认为前人所理解的“七损八益”为道家养生术的思想是玄学而不予采纳的态度了。尽管如此,纵观民国时期有研究《内经》者,恽氏可谓是仅有的一位一而再、再而三地阐释其含义的医家,为“七损八益”的理解增加了新的内涵,也丰富了《内经》预防疾病和养生观念的含义。这些均反映了恽氏一贯的精益求精以及不泥于古人的创新精神。

4 结语

恽氏试图从总体上去理解和把握《内经》的根本与实质,首次提出《内经》之总纲。其对于四时与五行以及四时与五脏关系的独到见解,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为正确把握中医基础理论的内涵实质与方法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对于“七损八益”的一再阐释,虽然未必能够真正符合当时的原意,但从全书层面去理解其实质的做法,是我们研究《内经》者所应该学习的。

参考文献:

- [1]南京中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10,49.
- [2]恽铁樵.群经见智录[M].见:历代中医珍本集成(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528,538,538,540,568.
- [3]恽铁樵.内经讲义[M].见:恽铁樵函授中医学校讲义二十种铅印本.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1933.2.
- [4]董其圣,潘文奎.恽铁樵遗作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14.

(编辑:范欣生)

YUN Tie-qiao's Conception on *Canon of Medicine*

LU Xiang¹, DAI Shen²

(TCM Clinical College of Anhui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Anhui, 21003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as a rash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edicine to refute the calumny of the scientific value of *Canon of Medicine*. YUN Tie-qiao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concerning the general theories of *Canon of Medicine* and the theory of “four seasons and five zang-organs”,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seasons and the five elements, six exogenous factors, the five zang-organs, qi and blood, which greatly enriched the content of *Canon of Medicine* i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care. Yun's conception on *Canon of Medicine* has provided us with references and enlightenment in our study of the connotations of TCM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KEY WORDS: YUN Tie-qiao; *Canon of Medicine*; academic thoughts